

美國通史

著合 斯文納 格瑪康

譯合 澤先陳 風末曹 棋尊劉



上海中外出版發行

作者原序

美國脫離混沌時代而進入歷史，迄今不過四百年光景。美國是世界上大國之最新者，但它在許多方面都最饒趣味。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的歷史綜述着民族的事蹟，包括着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歷史力量 and 因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移民，工業，科學，宗教，自由和民主政治——大部分發源於美國，而這些力量對社會所發生的作用，其在美國歷史上所表現者，較在他國歷史上所表現者更為顯著。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年紀雖輕，却為今日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國，具有最老的民主政治和成文憲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其人民自最初期即自覺有一個特殊的目標，是因為它是人類希望之所繫，是因為它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和實現這種希望。

美國的故事，是一種古老文化對一種荒野環境的衝擊力的故事。美國跳過最初六千年的歷史，而以英勇和成熟的姿態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因為最初移殖美國的人，並非原始的野人，乃是文明的民族，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文化移殖到美國來。但「新世界」並不僅僅是「舊世界」的延長物。它正如其初期的殖民者所預料和其建國元勳所策劃——是歷史中的新事物。自大西洋以至太平洋的拓荒者，他們所碰到的未經征服的荒野，大大地改變了遺傳下來的制度，而人民和種族的混雜，又改變了遺傳下來的文化。結果美國在民族混和上，在宗教自由上，在社會平等上，在經濟機會上，在政治民主上，都曾作過最大膽的實驗。

歐洲的歷史家和旅客，雖承認美國人民本質的美德，但他們一向堅持着，說美國歷史平凡而沒有光彩，缺乏多樣性，不豐富也不瑰麗。這和事實正相反。美國歷史栩栩如生，具有驚人的戲劇性，而且是英雄的範型。一些弱小的人民，由一個大陸的這邊迅速地展拓到那邊去；一些散漫的殖民地轉眼蔚為一個最富最強的大國——這種戲劇在現代史上是罕有其匹的。美國的山隘，與歐洲的封建堡壘同其雄偉；美國城鎮的集會，與皇家的朝廷同其堂皇；美國人民向內地湧進，與諾爾曼人或阿剌伯人的擴展同其動人；而美國的民族英雄——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可與任何其他民族的英雄媲美而無愧。美國有一代人曾經為爭取自由和民主而從事劇烈的鬥爭，故美國的歷史，充滿着有關自由民主的成長之令人愉快的故事。

這一部歷史書並不是為學者而寫的，故不想包括原來的研究資料，也不想作嶄新的解釋；這不過是一本通俗的讀物。我們需要一種關於美國人民的敘事體的簡史，這本書的寫作便是想滿足此項需要。因為篇幅有限，作者對於材料不能不多所割愛，這是迫不得已之舉。同時作者不受誘惑，決不涉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歧途，以致提及已經遺忘了的人物，而引起錯綜複雜的爭論。作者並不認為美國歷史的基調在於政治或經濟，或在於一串的問題，而認為美國歷史乃是一個自由社會進化的故事。如果這本書有它的題旨的話，則是包含在它的書名之內——一個有充分智慧以要求自由並願為自由而工作而戰鬥的民族之發展史。

納文斯 (Allan Nevins)

康瑪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美國通史目次

上部

作者原序	一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三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四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五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六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一〇
第七章 全國統一	一七
第八章 傑克孫派的民主	二〇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二四
第十章 區域鬥爭	二六
第十一章 閩牆之戰	二九

下 部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一
第十三章	大商業的興起	一六
第十四章	勞工與外人移入	三三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五三
第十六章	農民及其問題	六六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八六
第十八章	躍起爲世界強國	一二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二六
第二十章	兩次大戰之間	一四四
第二十一章	二次世界大戰	一七四

第十一章 閱牆之戰

兵員和資源

余曼將軍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他的兄弟這樣說：「看見那種死亡和破壞的可怕程度，實足以令整個世界震驚。在過去兩個月中，那種工作每天都有進展，直到雙方或一方的軍隊毀滅了，我沒有看出緩和的跡象。……我開始認為一兩千人的死傷是一件小事——所以我們的心腸變成這樣的堅硬無情。」他還說：「戰事的最壞階段還沒有開始呢。」這一句話對於喬治亞是確實的，因為自山脈起以至於海岸止，都在大破壞之中，喬治亞的農場和城鎮將夷為廢墟。這對於弗吉尼亞也是確實的。這對於格蘭特的軍隊和李將軍的軍隊也都幾乎是確實的，他們的血戰正在進行中。但全國是以輕快的心情來參加這次衝突的。北部人高呼着「向里士滿進發！」南部人矜誇着他們武士的優越性，認為足以戰勝北方卑鄙的人們。他們雙方都夢想着戰事必然是短促而光榮的。

薩姆特炮台一役的震撼，已經即刻使北部團結起來，同時也使南部團結起來。一種怒火使弗吉尼亞脫離「聯邦」而加入「邦聯」；舊領地成為南部的首都，因為達維斯（Jefferson Davis）和他的政府於一八六一年六月抵達里士滿，而它的最能幹的領袖前西點監督李將軍（Robert E. Lee）認為他的本州的號召力強於國家的號召力。田納西跑入「邦聯」的陣營。在北部，密士失必河的上游

宣稱他們不容許有「一條海關線」間隔於他們和海灣之時，強烈地擁護「聯邦」。遙遠的加利福尼亞也採取同樣的步驟。邊區的州份馬里蘭，肯達基和密蘇里則在猶豫中，因為它們在情感上極為分歧。不數日之間，分離論者控制了巴的摩爾，有一個時候幾乎將控制聖路易。但結果基氏，亨利克雷和賓頓的三州固守着它們的舊立場。北部和南部，政黨的界線暫時化為烏有。當林肯上前發表第一篇就職詞時，道格拉斯象徵地執着新總統的帽；終身是聯邦派的史蒂芬斯成為「聯邦」的副總統。

每一方面都各有一些優點。在人口、工業資源和財富上，北部比南部強得多。一八六一年的人口統計，表示在星條旗下面的二十三州約有人口二千二百萬，在星棒旗下面的十一州，人口不過九百萬餘。而南部的人口還包括黑人三百五十餘萬在內。北部的鐵路網長約二萬二千哩，而南部的只九千哩而已。北部在工業發展上佔極大的優勢，因為僅紐約一州，一八六〇年的製造品價值即等於整個「邦聯」的兩倍多，而賓夕法尼亞一州的製造品價值，也幾乎兩倍於整個「邦聯」。在內戰的最後三年中，北部的軍需幾乎是全部自製的，南部必須依賴外國的槍砲，醫藥和外科儀器，而依賴最大的算是外國的彈藥。北部控制着海軍，同時也控制着海洋。它有一種比較富於適應性和多樣性的經濟。它有外來移民所賦與的力量——這種力量下降直至葛蒂斯堡時代，之後便再迅速上漲。南部有其人民的尚武精神，容易佔得許多堡壘和兵工廠，其農業有優越的效率 and 組織，他們又處於守勢的地位，軍隊可在內線作戰。最主要的，南部要爭取勝利，不必在軍事上打勝仗——不必侵攻或征服北部。它所需要的只是作長期的苦戰，使北部相信南部的本身是不可征服的。它吃得消打敗仗，

吃得消屢戰屢北。「邦聯」如果能夠說服北部，使他們認為「聯邦」勝利的代價太高，最好還是讓這迷途的姊妹脫離。

許多人認為南部也有一種大便宜，便是它控制着世界棉花的主要來源——英國需要它的棉花供給織造廠，可能因支持南部而進行干涉。可是不久證明這種估計是錯誤的，英國需要北部的小麥，並不亞於南部的棉。一種無上的侮蔑刺激着南部，可是這也由北部的決心予以抵消。南部的將領們一般地都比較北部的靈敏而能幹；但林肯總統證明比較達維斯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政治家——達維斯有高度的智力，尊嚴和誠意，可是他欠缺豁達的胸襟，有時意氣用事，讓個人的偏見扭歪他的判斷。一言以蔽之，北部容易是比較強盛的一方；而南部的大希望則寄託在其地廣民衆難於被人征服。

認為戰爭短期可以結束的北部人在布朗一役使受到教訓。一枝三萬人的軍隊在華盛頓組成，出發進攻一枝在北弗吉尼亞的布朗後面深溝高壘人數相當多的「邦聯」部隊。聯邦派的軍隊於七月十六日楔入邦聯派軍隊的正面，結果遭遇邦聯派軍隊右翼毀滅性的攻擊。正和軍在驚慌中向華盛頓回竄，路上擠滿了人員、槍砲、拋棄的輜重，以及本來想來參觀打勝仗的國會議員。北部的其他挫折跟着在密蘇里發生。在波多馬克河的波爾峭壁一役，日後做最高法院法官的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受傷。至此雙方都準備惡戰。

戰事拖延了四個年頭，最後因為南部精疲力竭纔告結束。這一次戰事所耗費的金錢和產業生命的犧牲是令人震驚的。據估計北部一共徵募了二百萬兵，而當末了一顆子彈射出的時候，已經有一百萬人在戰場上。南方的徵募數目，據計在七十萬與一百萬之間。在「聯邦」方面，戰死或病死的

約有三十六萬人；在「邦聯」方面，死亡約爲二十五萬八千人。南部的大部分化爲廢墟。森納多亞河谷自頭到尾都被蹂躪；余曼在喬治亞所毀的建築物，價值五千萬美元，所毀的私人產業價值更須以億計；城市如哥倫比亞，里士滿和愛蘭達城（Atlanta）都遭火劫；鐵路和工廠被毀。南部的固有勞工制度既已破壞，物質上的產業又已破碎，故在經濟上卽呈疲憊不堪。那一帶當時戰爭的痕跡，今日還歷歷可考。當戰事結束的時候，北部雖享受着一種大繁榮，但它也損失很大，其程度是它始料所不及的。

戰役

作戰的主要戰線或戰場可以分爲四個：海上，密士失必河谷，弗吉尼亞和東部沿海各州，以及外交戰線。第一條戰線可以簡略放過。在戰事初期，事實上那擁有四十艘船艦的海軍全部操在聯邦派手裏，但是分散而腐敗的。在華盛頓的能幹主官威爾斯將其改組，加強它的力量。林肯宣布封鎖南部海岸，這種行動最初力量雖弱，但到了一八六三年便變成極有效的了。這種封鎖既足以阻止南部運棉至歐洲，又足以切斷南部從歐洲運入它所急需的彈藥，服裝和醫藥。同時，一個特出的海軍指揮官法拉加特（David G. Farragut）出來領導兩次優美的戰役。在一次作戰中，他率領聯邦派的單桅木船艦隊進入密士失必河口，經過兩個堅強的砲台，強迫邦聯派最大和最富的城市新奧良斯投降。在另一次作戰中，他用強力經過摩比爾灣的設防入口處，俘獲一艘邦聯派的鎧甲艦，並且封鎖了這個港口。海軍幫助北部封鎖南部，佔領重要的沿海據點，擊沉或俘獲南部的商船。

北部聯邦派的軍隊，在密士失必河谷打得一連串幾乎未間斷的勝仗。格蘭特率領着強大的西方部隊。格氏是伊利諾斯人，性情堅持固執，沒有想像力，但能夠清楚地把握着戰略的主要原則。他攻佔了亨利砲台和頓納爾遜砲台，開始在田納西突破聯邦派的一條綿長的陣地，這樣便能夠佔領這一州的西部。聯邦派不得不放棄重要城市那區維爾，聯邦派軍隊於是進展到田納西的南部邊界——那就是距邦聯的心臟不過二百哩。南軍在約翰斯敦和布利加特領導之下集結在這裏。一八六二年四月，他們發動攻勢，這一來幾乎解決了格蘭特。他們的迅速進攻，使格氏的部隊在田納西河的皮次堡碼頭猝不及防，同時格氏部隊背面是水，正面又沒有設防。這一次的突襲，幾乎戰勝了聯邦派的軍隊。可是格蘭特及時獲得增援，同時邦聯派損失了他們能幹的約翰斯敦將軍。結果南軍退到密士失必的科林斯。雙方在西洛一役損失都重——聯邦派的六萬三千人損失了一萬三千；可是林肯說及格蘭特時說，「我不能缺少此人——他是能征慣戰的。」

一八六三年春天，格蘭特被擊敗的部隊緩緩向南推進。他們的大目標在奪得密士失必河的完全控制權。自法拉加特攻佔新奧良斯之後，該河下游已沒有南軍的蹤跡。有一個時候，格蘭特被阻於維克茲堡，「邦聯」派軍隊在削壁上堅強設防，因為地位過高，「聯邦」派的海軍無法攻擊。可是他採取大膽的行動，把維克茲堡包圍起來，經過六個星期的圍攻，結果於七月四日佔領該城，解決了西方邦聯派的大軍。「邦聯」給切成兩部分，幾乎完全不能從台薩斯和阿肯色運到供應品。

可是同時聯邦派軍隊在弗吉尼亞再次打敗。華盛頓與邦聯派首都里士滿之間距離原僅一百哩，但這一片地方被無數的河流所隔斷，成為很堅強的防守陣地。更有進者，邦聯派擁有兩個很能幹的將

領，李將軍和哲克遜（Thomas J. Jackson），較聯邦派初期的將領都強。聯邦派的軍隊屢次企圖攻佔里士滿並消滅邦聯派的武力，經過多次的血戰，但都給打退了。那種惡戰的詳情，簡直無法描寫。早在一八六二年，麥克利蘭由海道率領精練的十萬大軍到約克河與詹姆士河之間的半島，進攻比他弱得多的李將軍部隊，在里士滿前面進行猛烈的「七日之戰」。有一個時候，他的軍隊已經聽見這邦聯派首都各尖塔上的鐘聲，可是結果還受重創而退。錯失的波勃在布朗的第二次戰役時敗北，被逐向華盛頓退却，這個時候，北部已經在替自身的安全擔憂了。另一個聯邦派的指揮官企圖進攻弗里特烈克斯堡後面的高地，結果被擊退，死傷極衆。還有一個北軍的指揮官在張色勒斯維爾的血戰中慘敗；但邦聯派喪失了李將軍的左右手哲克遜。直到一八六三年夏季，邦聯派在東部都佔着上風。

雖然，邦聯派的勝利沒有一次是有決定性的；聯邦政府又集結軍隊另行嘗試。如果聯邦派的軍隊不能佔里士滿，邦聯派最好的戰略便是採取攻勢了。一八六二年八月，李將軍認為向北進攻的時機成熟，可是麥克利蘭在馬里蘭西部的安狄丹迎擊他，把他堵住了。這一次是打個平手——可是李將軍撤兵。林肯是渴望一個勝利的，認為這次勝利已足夠宣布「解放宣言」了。（*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下一個夏天，李將軍於聯邦派軍隊在張色勒斯維爾大敗之後，又向北進軍，侵入賓夕法尼亞。他的部隊幾乎抵達州的首府，巴的摩爾和費城大為震動；但一枝強大的聯邦派軍隊在葛蒂斯堡截擊他。這裏在三天的戰爭中，邦聯派企圖突破聯邦的陣線。當聯邦派部隊正在集中之際，邦聯派如果迅予攻擊，他們也許便會戰勝。可是結果他們必須與一枝擁有更好地位的更強大軍

隊作戰。比克特在最後一天冒着可怕火力的猛攻，是戰史上最英勇的行動，可是他失敗了，而翌日當李將軍麾下飽經戰陣的部隊悲慘地退到波多瑪克河的時候，形勢已經很清楚，「蒂葛斯堡的高潮」便是邦聯派全部希望的高潮。

格蘭特的軍隊此時佔據着維克茲堡。對南部海岸的封鎖已經是鐵桶似的緊密，沒有船隻能夠衝過封鎖線。邦聯的工廠因此缺乏機器和原料，鐵路毀壞，資源幾乎完全枯竭。在另一方面，北部各州則空前繁榮，工廠充分開工，農產品大量向歐洲出口，人力因為人口的移入而恢復原狀了。

在田納西的東南部，密士失必河谷戰役的最後階段也對邦聯派有決定性的不利。這個區域一個繁忙的鐵路聯絡點叫查丹奴加（Chattanooga），其對於邦聯派的重要性僅次於里士滿和維克茲堡。它控制着向西南、東南和正東行的鐵路，其位置足以阻擋聯邦派軍隊在大烟山向東南開的路徑，故是到南方的大門之一。在羅斯克蘭斯指揮下的一枝聯邦派軍隊於一八六三年九月開抵查丹奴加，發覺自己面對着一枝在第二流將領勃拉格指揮下的強大邦聯派軍隊。在捷加摩加一場惡戰中，勃拉格幾乎打勝，但最後因為湯瑪斯將軍的關係，演成一個犧牲重大的僵局。湯瑪斯是一個弗吉尼亞人，他擁護聯邦派。力不勝任的羅斯克蘭斯讓自己被封鎖於查丹奴加，故格蘭特不得不被派趕往解救。十一月，格蘭特得余曼和湯瑪斯的支援，在查丹奴加一役打得勝仗，他的一部分軍隊以猛烈的攻勢把邦聯派軍隊驅離教士山脊。這樣，聯邦派軍隊便得到了一種地位可以開始進入喬治亞，由余曼完成勝利的結束。一枝邦聯派的軍隊於胡特指揮下在田納西與聯邦派軍隊苦戰，雖然勝負未分，但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在納區維爾地方，實際上被湯瑪斯殲滅了。

南部當時如果承認即將失敗，而謀與寬宏大量的林肯談判條件，其結果必比較好得多。可是當時的敵意不容許這種談判。邦聯派繼續作戰，直至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抵抗為止，他們希望法國和英國出面干涉，但到一八六三年這最後希望已經消失。聯邦派政府在外交戰線上有很大的便宜。它很技巧地利用這個優點，而在葛蒂斯堡之後，是沒有一個歐洲的使節願意在失敗那一方面下賭注的。更有進者，林肯於一八六二年發表他的「解放宣言」，把根除奴隸制度作為作戰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便提醒了英國人民大眾的道德觀念，使人們也擁護聯邦派了。蘭開廈的工人，本來是因為聯邦派的封鎖而得不到南部的棉花的，也堅定地同情聯邦派，這證明他們是如何為主義而犧牲。

一八六四年頭，格蘭特東調，任聯邦軍總司令。他一次次無情地打擊李將軍，漸漸摧殘了邦聯派的主要部隊。同時，余曼將軍於一八六四年五月發動他壓服喬治亞的戰役。他於九月初佔領愛蘭達，然後向海移動，有計劃地毀滅一條六十哩戰線的商店，鐵路和其他產業。十二月他在薩凡那出現，把那座城作為送給全國的聖誕禮物。之後，他轉而北進，佔領了哥倫比亞，強迫詹姆斯頓投降。那年秋季，急進的騎兵司令余利丹把森納多亞河谷毀壞得那樣的徹底，使「一隻飛過境的老鴉必須帶着牠自己的糧食。」最後李將軍不得不放棄里士滿，並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波馬多斯(A. D. pomatox)率軍投降。

內部衝突

在這一個鬥爭的年頭，無論北部或南部都有許多內部的衝突。雙方的政府都沒有高的效率。軍隊

都充滿着粗糙，錯誤和不公平的制度。徵兵法是迴過了，但抽調的辦法並不公平民主；北部容許購買代身的兵，結果促成了暴動。由史蒂文斯、沙姆納和魏特所領導的共和黨「急進派」，抨擊林肯在作戰上太於懦弱，太緩採用釋奴爲作戰目標，建議路易西安那和其他征服州份的辦法太過溫和。在南部，州長如喬治亞的白朗和北加羅林納的樊斯，都歸咎里士滿當局不該頑固堅持着州的權益。雙方，特別在北部，政治干與到軍職的任命。他們提陞能力不足的人物如巴特勤和邦賽特，但英勇而有效率的領袖如湯瑪斯則被他們忽略了。雙方軍隊逃亡者極衆，結果使邦聯派的部隊受嚴重的影響。

北部攻擊南部監獄的腐敗；但北部的監獄也是夠惡劣的。徇私，欺騙和貪污的風氣雙方都盛行。華盛頓充斥着不忠實的包工，投機家，和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人；而南部一些奸狡之徒，則犧牲他們的主張以求自肥。南部紙幣貶值，使物價狂漲，結果勞苦的人民大衆都破產了。在北部，通貨膨脹鼓勵着瘋狂的賭博和冒險的投機，製造出一大批粗魯的百萬富翁。綜言之，這次戰爭雖有它的壞的方面，但也有許許多多英雄的故事，許許多多博愛的努力和愛國犧牲的事蹟。

李將軍和林肯

在南部，戰爭產生一個不滅的英雄，便是指揮官中最武勇的李將軍。他領導有方，努力工作，在戰爭的整個時期中尊重人道，而又寬宏大量的接受失敗，呼籲南部人民變成他們過去敵人的忠誠伙伴——這種種都時時令人欽敬。他唯一的錯失便是他美德上的弱點，因爲太客氣太多考慮，不能使

頑固的僚屬適當地遷就他的意見。他作爲一個戰略家比作爲一個戰術家更爲適當。他能夠銳敏地剖析敵人的計劃，利用軍事情報具有分析性的才智，對於估計軍事單位和陣地力量又有正確的斷判。因爲他有組織能力，有縝密的注意力，對部屬愛護，遇事勇敢，態度和藹，故能令人信任，得部屬的愛戴。他和華盛頓一樣是一個很能自制的人。這個信奉基督教的君子人，無論勝利或失敗，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他都是偉大的。經過五年的戰爭後，他專心致志於求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恢復南部的元氣。

在北部，戰爭產生一個更偉大的英雄林肯。在初期，沒有人認識這個形容粗陋的西部律師的真相，因爲他平庸，醜陋，而且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第二個陸軍部長史丹頓有一時期叫他做大猩猩——雖然他後來宣稱他爲人類最偉大的領袖；敵對的報章罵他做獸字。緩緩地，全國認識他基於縝密研究和周詳思考的深遠的智慧；他對於真理的熱愛，無窮的耐性，以及度量的寬宏。有時他也猶豫和徬徨，可是時間常常證明他懂得怎樣爲國家的利益而期待着，懂得怎樣把力量和機智混合起來。他懂得美國的人民，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讓羣衆的情緒結晶，什麼時候應該勇敢向前邁進。他是一個最誠實的領袖，雖然是個很技巧的政客，可是從來不採用不公道的手段。他常常訴諸有知識的選民，而不訴諸無知的選民。他在思想和行事上都是很寬大爲懷的。在作戰的敵對期間，他從未向南部人說過一句報仇的話。他亟望把全國統一起來，不用武力而以德勝；甚至當聯邦派軍隊正在打最後勝仗的時候，他還建議以相當慷慨的款項付償南部的奴隸。他的外交政策顯示出莊嚴，正直和堅決。他雖使用空前的權力，但他熱心地信仰民主的自治政府，並且知道怎樣鼓勵他的

人民對他効忠，故結果他雖使用帝皇一樣的大權，但仍能獲得人民大眾的信賴。他的口才因為實際的需要而日見雄辯——他的葛蒂斯堡演說，第二次就職演說，和一些信件，是英文散文中的瑰寶。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他的遇刺，對全國簡直是晴天霹靂：對於戰勝者和戰敗者，都是一種悲劇性的不幸。

這次戰爭的後果

在一個不誠實和條件不夠的新領袖約翰生（Andrew Johnson）領導之下，全國必須面對着重新調整和重新建設的困難問題。林肯遇刺之後，要求報復的事情即刻廣泛地蔓延，故問題更感棘手。這些問題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私企圖更迅速地複雜起來——共和黨想利用時機使它的權力永久存在，而自私的商業集團則想利用時機謀自身的利益。希望有高關稅的廠家，希望利息用金償付的債券持有人，希望得到土地的鐵路建築者，都羣集在共和黨的陣營裏。

這次戰爭給國家留下好和壞的後果的混合傳統。它拯救了聯邦，並給聯邦以一種「不可毀滅的」特質，但由這暴烈的釜裏出來的聯邦並不是開國先哲所希望的聯邦。它已經永久廢除了奴隸制度，可是用的是暴烈手段，並沒有替脫離奴籍的人們打算。它已經打倒了南部的貴族寡頭政治，可是沒有其他的階級準備，負起政府的責任，而南部被剝奪去自然領袖者達一代之久。林肯曾經揭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可是沒有一個公平的觀察家能夠說這次戰爭促進了民主政治。

這次戰爭在南北之間留了數十年的憎恨——這種憎恨是林肯所希望消滅的。它使許多人民更加偏

執，特別在政治方面。共和黨的煽動家訴諸人民的偏見，使人反對南部的民主黨人。在另一方面，反對派便變成了「團結鞏固的南部」，跑在民主黨的旗幟下面。這種激烈的黨爭是最不幸的。直至戰事結束二十年後，纔有一個民主黨員進入白宮；直至將近五十年後纔有一個南部生長的國民威爾遜當選爲大總統。

南部的重新建設

南部失敗，必須予以「重新建設」；這個過程便花了十多年的功夫，自一八六五到一八七七年。如果林肯不死的話，必定堅持以溫和條件對待南部人，很可能使國會多數人贊同他的意見。可是約翰生是一個魯莽，笨拙而且脾氣壞的人，他完全不能把握這個局面。的確，他幾乎丟了他的官。國會制定法律，禁止他未得國會准許而撤某些官員的職。但他撤去了奸詐的陸軍部長史丹頓，打算在法庭上試驗這一條法律。急進派因此於一八六八年八月彈劾他犯大小各罪，在參議院審問他，差一票便把他逐出白宮。同時，急進派在一八六六年的國會選舉中獲勝，負起建設的責任，強迫南部服從一個既羞辱又而不聰明的計劃。

這個重新建設的計劃有三個特點。第一，南部實行軍事管理，因爲有五個將軍而成立五個區，由軍隊予以有力的支持。第二，南部的白色人民不獨被迫接受第十四條的修正（保證黑人在日常事務上有平等的權利），同時又接受了第十五條的修正，予有色人種（實際上是全部的文盲）以投票權。最近的奴隸——他們的祖父們也許是非洲的野蠻人——都有權選舉官吏和制定法律。最後，有計劃